

仁厚公正的顧祝同將軍

韓文源

(本文插圖刊 57 頁)

乃天下將非萬人將

顧上將祝同將軍字墨三，因病臥床經年，於民國七十六年元月十七日清晨逝世，享年九十有六，民國元老，如此高齡，福壽全歸者，史不多見。尤以軍人百戰艱難，歷險無數，而能安然度過，是乃在戰爭指導上，不僅求取勝利，而又能兼顧減少人民生命財產之損害，此一念之積德，有以致之。墨公宅心仁厚待人以德，真符合古人所謂「戰不忘愛民」，是乃世界名將，非僅萬人將之將也。

仁厚公正的祝同將軍

民國十六年國民革命軍北伐至滬寧一帶時，墨公就任第九軍軍長。第十四師(師長衛立煌)在其屬下，我在十四師任參謀、機關槍隊隊長，未幾第九軍縮編為第二師，師長仍為墨公。民國十七年國民政府統一全國，北平陸軍大學招考，我與沈發藻同學考取赴北平入學，此後三年之薪餉均由第二師發給，是我為墨公之下已在民國十六年開始。及陸大畢業，奉陳辭公誠電約赴贛，參加十八軍剿共，廿三年墨公任北路軍總司令，我奉調為前敵總部少將參謀處長，辭公任北路軍前

敵總指揮，及共軍突圍西竄，中央軍追剿至貴州，我在南昌奉委員長蔣公召見，除蒙嘉勉外，奉派飛黔宣達中央意旨，不久墨公亦飛黔，又得晉見。抗戰勝利後，初期由陳辭公擬介紹我赴北平行營任副參謀長，李宗仁來電婉拒，繼而劉經公(峙)電約赴鄭州任中將副參謀長。旋以劉經公卸任，由墨公接任，遂留我繼任。此後三年得以親承墨公教誨，故所知墨公之為人治事治軍較多。墨公一生功業彪炳，對黨國忠貞始終如一，早為史家所肯定，不必贅述。茲謹就其犖犖大者，為人鮮知之事，略述二三。以見其存心之厚，德望之隆而足以影響軍心民氣之一斑：

第三戰區節制東南

第三戰區所轄主要地區為：江浙皖贛四省，地處東南富庶之區，扼守京滬之門戶，得失關係戰爭全局，故首任長官為蔣公介石自兼，墨公以副長官負實際責任，執行統帥部所賦予之任務，墨公所指揮之部隊極為龐大而複雜，除中央軍以外，地方部隊極多，有湘軍、川軍、東北軍、忠義救國軍，及共產黨之軍隊，其中如川軍唐式遵

部就有七個師，各軍歷史關係不同，習慣各異，既未久經訓練，有習氣生成敗壞軍紀者，有傲慢不聽指揮，漠視軍紀者，更有日敵派遣之奸細，共產間諜之惡毒宣傳破壞，在此強敵當前自力散弱之情勢，自難保持中心思想，戰爭持久，物資缺乏艱困情況自在預料中。在此種複雜之情況下，為主將者，如非素有聲望雍容大度，德威兼備，一面撫慰，一面督導，防患驅敵指揮裕如，何能奏功？記得有一件關係重大不為外人所知之大事。

汪精衛策反川軍不成，我來台後曾與舊日同學某君當時任一四四師師長談到，事在民國卅年初，某君係任四十四師步兵指揮官，率兩個團在江西皖南沿江南岸指揮魚雷艇及砲兵，邀函日軍，供應長沙會戰之補給大動脈，正值大雪蓋地，忽由前綫押到一個由偽政權汪精衛派來的人，一見到此人是四川同鄉姓黃，與唐式遵總司令是青年時代朋友，他在黃埔軍校曾任軍需中校，他說：「汪先生有親筆信給唐先生」，隨即在皮鞋底內取出一信，是汪精衛親筆寫的。內容大意是要唐率所部川軍七個師投到偽軍方面，立即任命

爲僞政府陸軍部長。我看茲事體大，即用電話逕報墨公，建議請派可靠專員來看後，當面婉辭，不給任何人知道，墨公當即派鄭老先生親來一閱後婉辭。此事迄今無人知道，恐墨公亦未向上報告，以免外洩。

又一四八師師長潘汝必因所部有不平之鳴而有抗命行動，該師長在處境困難之中感覺愧對墨公，到長官部晉見墨後公，在招待所自殺，潘係劉湘所部與在川部隊周成虎劉樹成兩師常有連絡，此事證明我於民國廿九年底在重慶原接通知（當時我係渝西師管區司令）改編爲新卅八師，開印度參加滇緬戰爭，不料事僅三日，忽奉密令據報（在內江截獲情報）瀘州樂山周成虎、劉樹成兩師有異動之情況，令我即日夜赴瀘州，先鎮撫解決周成虎師，我即趕赴瀘州石洞鎮，接掌卅二補訓處，我在車上時再三思考，四川抗戰基地不能有內爭，遂先通電話，效郭子儀單騎見回乾之故事，隻身往見周成虎，幾經解釋，周知中央對所部一視同仁，毫無惡意，事遂寢，而川局得以安定。證明此與某君所說三戰區之川軍舉足輕重之重要，如前線與後方軍隊一有變動，則大局不堪設想。某君與我每一談及此事，深喜我二人對國家之默然貢獻，勝過疆場打一二勝仗多多。實而墨公之盛德容量影響全軍，始終歸向中央，是真不戰而先勝，化危機於無形。

奉令入滇消弭戰禍

抗戰勝利，全國軍民歡欣鼓舞，不言可喻。惟是八年之間，戰禍遍及全國，民生凋敝，政府

窮困一時，復員百廢待舉。共產黨乘此政府窮於應付時期，捉襟見肘自所難免，真有如人體大病之後，決非短期可以康復，而共黨則藉此擴大其宣傳人民一切之痛苦均嫁禍歸罪於政府行政之不善，一般狂妄知識分子，亦盲目受共黨之欺騙宣傳，捕風捉影，加油附和，指責政府，致引起不惜犧牲流血戰場軍人之憤激，而有昆明李公樸、聞一多被殺之慘案。此一事件，造成知識分子加倍反對政府，助長共黨之誣毀宣傳，更引起美國政府之疑慮，及共黨同路人之謬證。在勝利初期有此不幸事件，當然使政府頭痛萬分。

墨公於此緊急關頭，奉蔣公電召往廬山晉見，奉諭往昆明處理本案。遂於七月廿七日由九江飛往昆明，於三十日約昆明各機關首長，及地方人士開會，宣佈此行任務，並嚴飭軍警加緊緝兇。

越三日，據警備總司令霍揆彰報告，查得係該部特務營連長湯時亮、排長李文山承認所殺，乃將兇手交付軍法審判，執行死刑並將總司令霍揆彰革職，一場禍亂得以消弭。

回溯西安事變後，中央派墨公赴西安爲行營主任，以鎮撫西北軍民，消除事變之後遺症，與墨公廿四年爲重慶行營主任，安撫西南軍民，有異曲同工之妙。墨公之雍容大度，至誠感人，西北西南多事矣。

仁厚居心堅持原則

三十五年九月，劉經公以第三師趙錫田在魯西剿共失利，被參謀本部誤報而調職爲戰略顧問

，由顧墨公接任。

按劉經公於十九年十月任河南省主席，在國家甫告統一，閻馮之戰始告平息，河南地居中原，箱轍南北，連貫東西，因而每一戰亂輒遭波及，匪兵相乘，民困已久。經公任內主軍治政頗有績效，尤能培養地方武力，建立自衛體系，豫西最爲顯著。

墨公接任後，亦同樣重視基層政治地方自衛，故河南省政府擬成立保安兩旅，需步槍一千枝，其他迫擊砲、機關槍照配。墨公閱後即批准轉報，奉委員長蔣公照准，借主辦者稽遲發給，影響日後開封之被攻陷，言之痛心。

墨公係戰場總司令，對戰地情況攻守取舍，自較明瞭，爲調張耀明軍離開洛陽西調，曾向中央上級力爭，未蒙准許，致後來共軍陳廣渡河洛陽，只武廷麟三個不整之團扼守，無法防堵而洛陽失陷。亦可見墨公在作戰指揮上，堅持原則，有所爭者必爭，其結果雖未如願，然亦限於上級軍令不能不遵從。

墨公一生爲人治事，主軍理政，能清、能靜、能平、能整、能分、能聽諫、能聽訟、能納人、能採言，蓋仁厚居於心，公正行於事，居則以安，行則無往不利，是真一代之大將完人。惜乎國步艱難，天命難測，是亦人生莫可如何之事也。

訂閱「中外雜誌」、「時代文摘」

請撥電話五三六五三一